

因为爱,所以爱着你的爱

马亚伟

父亲和母亲相濡以沫过了40多年,感情非常好。母亲来城里帮我带孩子,父亲却不愿来城里生活。我不忍心让母亲和父亲“两地分居”,硬是把父亲也接来了。

父亲和母亲几乎形影不离,带孩子出去玩,逛超市,遛弯,两个人都是一同去。我心里暗暗羡慕这样一份老来相知相守的感情。爱是什么呢?或许是“少年夫妻老来伴”这种最寻常最质朴的感情。

那天,母亲一边看电视,一边说道:“这个安倍晋三真不是个好东西,什么时候他下台就好了!”我惊奇地瞪大眼睛看着母亲说:“妈,你一个农村老太太,还知道安倍晋三?”母亲笑了,说:“你爸在老家天天看中央台的国际频道,我也跟着看呗!特朗普、普京、马克龙,他天天挂在嘴边。那个法国总统马克龙真有意思,找个比他大20多岁的媳妇……”我不由大笑起来,母亲的关注虽然还停留在八卦阶段,但看得出来她受父亲影响有多大。父亲爱看国际新

闻,她爱屋及乌,也跟着看得津津有味。

那次,我在卫生间洗衣服,父亲和母亲带着孩子在客厅看电视。我听到父亲一直在说话,母亲“嗯啊”地搭个腔。父亲一直关注国际频道,说起电视里那些国际专家的意见来头头是道。父亲把母亲当做听众,事实上母亲也确实是他最忠实的听众。两个人的见解和认识肯定有很大差距,但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,说的人饶有兴致,听的人专注认真。有时母亲搭腔,说出来的话很可笑,父亲还会亲昵地斥责她啥都不懂,母亲就笑笑,父亲继续给她讲。我默默地关注着这有些滑稽的场景,忽然感动得眼泪快要流出来了。

爱是什么?喜欢着你的喜欢,爱着你的爱,这才是爱的最高境界吧!

父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母亲喜欢戏曲,不仅喜欢听,还喜欢唱。父亲本来对戏曲一点兴趣都没有,不喜欢听,更不会唱。可是受母亲影响,他也渐渐喜欢上了戏曲。前几年父亲出门,总会给母亲买戏曲光盘。如今,他经常陪母亲看戏曲频道的节目,对一些经典戏曲的故事情节了如指掌,还能评价演员的

唱功。有一次父亲对我说:“京剧、河北梆子都是好东西,越听越有味儿。怪不得人家都说京剧是国粹,真能听上瘾呢!”我打趣说:“你这叫爱屋及乌,因为我妈喜欢你才喜欢!”父亲憨憨地笑了。

父亲不仅喜欢上了听戏,还支持母亲唱戏。母亲眼睛有些花了,父亲就帮她把戏词抄到本子上。母亲有时记不住戏词,父亲就跟她一唱一和,帮她记。父亲五音不全,学不会唱戏,但偶尔也会忍不住哼一两句,母亲听到父亲不着调的哼唱,笑得前仰后合,两个人都很开心。在家里,母亲有兴致的时候也会唱上一段,父亲会用心聆听。他用手打着拍子,有时还会闭着眼睛小声跟唱,很陶醉的样子。母亲有时跟票友们一起唱戏,父亲就去当观众。他回家还跟我说:“今天这些人里,你妈唱得最好!”

父亲和母亲,就是这样爱着彼此的爱。世上哪对幸福的夫妻,不是如此呢?想起那首《牵手》:“因为爱着你的爱,因为梦着你的梦……所以牵了手的手,来生还要一起走。所以有了伴的路,没有岁月可回头。”因为爱,所以爱着你的爱。

立秋

张永生

被夏打磨的树枝
慢慢消瘦下去
在寂寞的蝉鸣声中
一片黄叶
点亮秋天的灯

虫鸣进入高潮
庄稼向成熟冲刺
风吹皱了绿
在村庄涂抹蜡黄

阳光 在一夜之间变脸
雨滴落秋意
在婆婆的夏韵余味中
敲打时钟
岁月系上金丝带

点一盏心灯

卜庆萍

在快节奏的生活中,人们往往会忽略掉一些东西,这些东西看似不起眼,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却又弥足珍贵。下面几则小故事,平凡得甚至让人会忘掉,但它们却是十字路口的一盏灯。在人生旅途中,我们不能盲目往前走,更要及时点亮这样一盏灯。

《元史·许衡传》记载:许衡做官之前,一次酷暑天外出,天热口渴难耐,刚好道旁有棵梨树,众人争相摘梨解渴,惟独许衡不为之所动。有人问他为何不摘?他回答说:“不是自己的梨,岂能乱摘!”那人劝解道:“乱世之时,这梨是没有主人的。”许衡正色道:“梨无主人,难道我心中也无主吗?”终不摘梨。许衡用心中的“主”来约束自己,这心中的“主”,便是自律和自爱。

贺龙爱抽烟,有一次去延安开会,带了一些旱烟叶过去。没几天,烟叶抽光了。没有烟,他实在难熬啊。后来,警卫人员叫后勤部的同志买来一些烟叶。当贺龙得知这烟叶是用公款买的时候,沉痛地说:“我贺龙犯了挪用公款之罪喽。”他对警卫员说:“你马上给司务长捎个信,告诉他,这烟钱,一定要记在我贺龙的欠账上,不可用其他经费冲掉,会后如数归还。”贺龙为了补还那笔烟叶钱,与司务长订了一个加倍节省个人生活开支的“合同”,每餐给他减盐、减油、减菜。有时,甚至端起碗吃白饭,不肯吃菜。就这样,贺龙一直坚持了两个月,才将那一斤半烟叶款如数还清。

周总理的廉洁众所周知,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,有一块镌刻着“艰苦朴素”四个大字的木屏风,这是总理身体力行工作作风的写照。在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,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,总理说:“只要我当总理,会议厅就不准装修。”周总理饮食还很清淡,每餐一荤一素,吃剩的饭菜,要留到下餐再吃,从不浪费一粒米,一片菜叶。国务院经常召开国务会议,会议过午还不能结束,食堂便做出工作餐。总理规定工作餐标准是“四菜一汤”,饭后每人交钱交饭菜票,谁也不准例外。总理吃完饭,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,把饭汤吃干净,最后才把菜叶吃掉。吃饭时,偶尔掉在桌上的一颗饭粒,马上拾起来吃掉。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,总理说:“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!”

这几则小故事,穿透历史走过来,看似很轻,却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,尤其在我们迷惘时,会让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越走越健康。

小
憩

刘
玉
松
摄



山里卖根雕的小伙子

赵利勤

前几天,我外出旅游,快要结束时,导游安排了自由购物时间。我买了一些土特产,看时间还早,就在附近随意走走,看到不远处的树下围了很多人,我就好奇地走了过去。

人群中间,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坐在那里,他身材瘦弱,戴着眼镜,白净得像个大学生。他正低着头,专心地雕刻着一块树根。他面前的地上,放着十几个根雕,它们有的像拄杖老人,有的像蜿蜒的长龙,有的像展翅的雄鹰……形态各异,生动逼真。不

一会儿,小伙子雕刻完了,他把根雕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,一只引颈高歌的仙鹤顿时展现在人们眼前,围观的人不觉叫起好来,但买的人却很少。看着游客远去的背影,小伙子顿时眉头紧皱,倍感失落。

看着小伙子的样子,一种怜惜之情涌上心头,我走到他前面,蹲下来拿起一件根雕,边看边说:“小伙子,你雕刻得不错,跟谁学的?”小伙子说:“我在大学里学的就是工艺美术。”“你真是大学生?”虽然我刚才猜测他可能是大学生,但听了他的回答还是感到有些意外。小伙子说:“学校放假

了。我本想留在城里打工,但父母担心非让我回来。我想回来替他们干些农活也可以,至少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。这几年,我上大学花了不少钱,大都是父母东挪西借的。我下面还有弟妹都在上学,父母为了我们吃了不少苦。可我回来了,他们又不让我去地里干农活,说天这么热,你在学校坐惯了,根本受不了这份苦。没办法,我突然发现山里有很多野树枯根,就挖了一些做根雕,可是买的人却很少……”

我忽然看到他胳膊上有划伤的痕迹,就问是怎么了?

小伙子说:“正长的树不舍得挖,枯根又不好找,有时为了找一个理想的材料,我得在悬崖峭壁上找半天,这都是让树枝划的,还有腿上……”他边说边卷起裤腿,我看到他白皙的腿上像蛛网似的密布了好些红血道,还有几块青紫的疤痕。我一下被感动了。这时又来了几个人,我对他们说:“这是个大学生,想雕刻根雕补贴家用,你们看他身上的伤……大家买些好不好?”有人也听到了刚才小伙子的话,就掏钱买。根雕一下子卖出好几个。我也买了一个,掏钱的时候说:“小伙子,等毕业了就在城里找份工作,当个城里人。在山里挣钱不容易啊!”没想到小伙子说:“不管将来到哪里,我都是山里人!”